

私人聊天

儿子上完高一，我们陪读的家就搬到了振兴街尽头的附

中小区。值得一提是小区门旁那个米黄色收发室，墙壁一角不是尖锐凸出的直角，而是舒缓浪漫的曲线，连同探出墙外的褐色屋顶以及木窗都一起弯过去。在层层叠叠笔直坚硬的楼宇间，这点可爱的弧度显得弥足珍贵，与众不同，增加了我对它的几分好感。

小区只有三栋楼，门口两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，比里面那个光鲜亮丽的“00后”明显矮一截。我就租住在门口这栋楼。后来老旧小区改造，所有楼房都被上或深或浅的黄色，焕然一新，那种温暖明亮的色彩，能抵御严寒，让人幻想春天。

一位8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常常自豪地说，我们这栋楼屋顶是“捣制”的，不像有的楼用预制板拼成。说话时，她竖起细长的食指向外伸去，那样子让我想起鲁迅笔下元气淋漓的阿长。当年装修房子，力工说，“没见过你家这么难啃的墙。”每次提起，都能看见老人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让我这个暂住的陪读家长都跟着沾沾自喜，就连房间举架梁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。

小区里面是个小花园，四周有高大的杨树，可以和七八层楼比肩，风来时哗哗作响，像在讲述什么。这里还有北方难得一见的槐树和散落的低矮灌木。树下有垂直的画廊，有蘑菇一样的亭子，以及一截镂空的断墙。墙上有架葡萄藤，下边有门，门旁有个老式挂钟，不知疲倦的钟摆循环往复，偶尔会响起几声清脆的低鸣。园子四周还有几盏好看的路灯，两端都喇叭花似的垂下，到了晚上，又变得柔软而明亮。



张猛

搬来之前，我来这摘过葡萄。那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小区里看不见人，只有深邃的绿荫和闹世之外的宁静。第一次走近它，我就像偶然遇见桃花源武陵渔人，有说不出的惊讶。在里面游历一番，摘两串又青又小的葡萄，回家一吃，酸得闭不上嘴。

小区门口的院子有个大花坛，没花，只有一棵老树，几株丁香。夏天盛极一时，满树繁华，它们不知活了多少年，树干比碗口还粗，成了精一样。四五月间丁香怒放，一簇簇花穗挺立枝头，满眼都是深深浅浅的紫，浓香四溢。遗憾的是，花粉过敏的我只能敬而远之。七月，杏儿熟了，像闪烁在枝头的星星，少有人摘。熟透的落下来，被车碾，被鸟啄，或者归于泥土，再开始新的轮回。

鸡是看收发室的大姐养的，它们就在花坛树下栖息刨食。还有一只小狗叫欢欢，一只黑猫没名字。欢欢叫的时候，“嗷——嗷——”的声音拖得很长，好斗，龇牙咧嘴一副凶样。大姐还负责小区保洁，清扫院子，把垃圾箱交给垃圾车。车来的时候，一个个垃圾箱被托举到半空，再倒进车厢，马达巨大的轰鸣能把人从梦中唤醒。身体健硕、一脸诚恳的大姐还常帮人介绍出租的房子，也曾爽快地借我钳子螺丝刀一类的工具，自行车也借过。她是小区万事通、小广播，从她那里我窥见了这个小区的前世今生。

欢欢每天就躺在收发室墙根下，从不咬人，只跟招摇过市的小狗过不去。那只黑猫有时会跳到窗台上，瞪着眼，闪着金光，与我凝视。黑猫和旁边那盆朝开暮合的含羞草有时恰好出现在同一个窗口，成为一幅奇妙的图画。

摄影：沱沱

飘人情怀

客居南粤，日子久了，想念故乡的母亲时，我便寻家东北菜馆，要碗炸酱面，觅一僻静处，慢慢咀嚼，细细品味，回味母亲的炸酱面。

故乡吉林，习俗传统，多喜欢面食，馒头、包子、饺子、花卷、面条……我喜欢吃面条，且最钟情母亲做的炸酱面。

十几岁离家，至今已40多年，求学、工作、迁居，离母亲越来越远了。每次回家，母亲定要给我做炸酱面。

许多时候，我刚迈进家门，没说上几句话，母亲便张罗做面了。于是，我便随在她身边，边说着话，边帮她打下手。

母亲的炸酱面，定是手擀的。和面、揉面、醒面、擀面、切面、煮面……工序看似简单，但她做的面，比超市里买的切面有嚼头，比面馆里的面条有嚼头。

我曾问母亲为什么？母亲笑着说：“面条好吃，全在揉面的功夫上。做面要揉到时间，面和水也要磨合。”我琢磨着母亲的话，道理很浅显：凡事需要一个过程，生活中的许多事是急不得的。

母亲擀面时，我常常负责烧水，母亲叮嘱我：“水要多添些，水多，面条熟得快，不黏糊，筋道有嚼头；水少，面条熟得慢，容易坨，到嘴里成面饼了。”这也应该是母亲煮面条的秘诀了。

水烧开了，母亲将切好的面条散入锅中，待面条在水中翻滚，再加冷水，如此反复两三次，直到面条飘在水面，透明油亮，就煮好了。捞出来后放在冷水盆里过下凉，即可吃了。

吃炸酱面，要有好卤。吉林老家，做卤的食材很多，猪肉、鸡蛋、西红柿、茄子、青椒、豆角、芹菜、酸菜、蘑菇……稍有点档次的馆子，吃炸酱面的卤

都会有十几种，一溜摆开，任食客挑选。我最喜欢母亲做的西红柿鸡蛋卤。锅中放油，母亲将打好的鸡蛋液倒入锅中，用勺子不停地搅动，直到完全定型成小块

碎。然后，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，再加入一勺农家酱炒一会儿，放一些水淀粉，卤就做好了。

烟火缭绕，雾气蒸腾，煮好的面条和卤端

上桌，屋子里顿时香味四溢，让人垂涎欲滴，食欲大开了。

一家人围着面条盆，你一碗我一碗，配上点黄瓜丝、香菜丝，喜欢辣的，加一点辣椒油，喜欢酸的，加一点陈醋，东北特有的面味、黄瓜、香菜的清香，鸡蛋西红柿的卤香，筋道、爽口，齿颊生香……

每次，我们都吃得撑撑的，母亲还眯着眼，笑呵呵地劝：“多吃点，想吃炸酱面就回来，我给你们做！”每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便紧一下。

回到自己的小家，想吃炸酱面时，也按母亲做面的方法复制，因我缺少耐心加之手法笨拙，怎么也做不出母亲那面的味道。我不禁感慨，再简单的食物，都有制作者不同的技法和付出，世间的很多味道是无法复制的！

母亲的炸酱面，胜过无数美味佳肴，也成了我长长的思念！



赵雪峰

母亲的炸酱面

装修记

李凤高

最近，我在市里买下一套二手房。尽管是二手房，搬进来住之前，也得好好收拾一番。一切按老婆的意愿进行。

据说，原房主的女儿3年前出嫁时这房子曾装修过一次。我们采用排除法：卫生间挺好，坐便是新型的；热水器也挺新；地板也挺好；衣柜和床也不错，这些都不动。阳台窗子、大屋窗子、吊柜和橱柜均按老婆喜好依次全部换新。

装修过半，难点就出在了刮大白上。先是朋友介绍来个男工，结果到场一看，说施工难度大，这不行，那也不中，还说抢墙皮子时，用的水能把地板泡了。老婆和我都没相中，委婉地送其下了楼。

第二天，联系到两个“穆桂英”，一看就是干活的行家。一个叫李华，一个叫王英，名字就跟话一样，干脆利索。女将上手，价格议定，包工包料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

说干就干。什么强力漆、石膏粉、腻子粉、乳胶漆……雇人全部搬运到位，两名女将还自带伸缩凳，施工工具如十八般武器，样样齐全。

施工前，她们先将床、衣柜、吊柜统统用买来的塑料布罩上，地板也全铺上纸壳子加以防护。一切布置得当，既有章法，又万事俱备，于是立即动工！

她们先用滚刷把墙浸湿，然后用带把的抢刀抢墙皮，实在抢不下来的地方就刷强力漆打底。接下来李华还在继续抢墙皮，王英就开始和石膏泥抹墙。她俩特别能干，真正做到了一人多职，一职多能，每个人集力工、瓦工活于一身。什么灰尘啊、泥水呀，她俩全不在意。我在一旁监工，还特意用手机给她们放歌：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。细高个儿、快人快语的李华，说比较喜欢听这首歌，我也是觉得她们听歌一定会心情大好，当然干活也顺溜。而胖嘟嘟的靓眼睛妹子王英，只是一门心思干活，好像对音乐没多大感冒。很快，40几平方米的小房，一个下午就抹完石膏打好底，也算是雷厉风行了吧。

第二天，可能有别的活，她俩中午没来。下午两人来刮大白，也就是抹腻子粉和的泥，贪点黑，也坚持抹完了。

我问她们累不累，她俩说，搭档十几年了，都干习惯了，也不觉得怎么累。干活用多少料啊，花多少钱呐，细账都是由胖妹王英来算。具体活儿俩人一起干。她俩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工，在一起合作十几年了，干得还挺合手、挺合财，两家都在市里买了房子。

第三天她俩没来。第四天，腻子粉晾干爽得差不多了，她们来收尾。先用砂纸打磨新墙，再用新的滚刷头刷乳胶漆，刷完乳胶漆还把卫生打扫干净了，等我和老婆验收合格。

说话间，下一家的电话打进来了，新的工程正马不停蹄地等待着她们俩去完成。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她们马不停蹄、努力苦干、乐观乐天、无悔无怨。

我以特别敬佩的目光，目送她们背着工具材料大包小包下楼……

半个月后，气味放没了，我和老伴喜迁新居。



还豆「相亲」

肖春荣

1962年，我爸爸从部队复员回家，在供销社上班。我奶奶就我爸一根独苗，我奶奶希望未来的儿媳和她亲如母女，大家都说我奶奶的不是儿媳，是找失散多年的亲闺女。

这日，我爸单位分了一袋大豆。下班时，我爸扛着大豆往家走，他没注意到布袋上有个窟窿，大豆顺着窟窿往下漏。说来也巧，当时的我妈去供销社买盐，出门时和我爸脚前脚后走，我妈看到大豆掉地上，她并未喊住我爸，而是悄悄跟在后面捡。

豆子掉一粒，我妈捡一粒。为了捡漏，我妈都不回家了，一路跟着我爸爸到了家门口。我妈捡漏精神太集中，以至于我妈坐在家门口做针线活儿，她都没有发现。可我妈捡我爸漏掉的豆子，却被我奶奶发现了。

我奶奶并未吭声。我爸看到我奶奶后，兴奋地说：“单位分了一袋豆子。”我爸这句话，惊到了后面的我妈，我妈一慌张，手里的豆子撒了一地。我爸这才发现，盛豆子的布袋烂了，掉的豆子都被我妈捡去了。我爸刚想说，这豆子是他掉的，可我妈却抢先对我爸说：“姑娘手里的豆子掉了，你还不快点帮她捡起来。”

我爸把捡起来的豆子递给了我奶奶，然后跟着我奶奶回家了。

回到屋里后，我妈对我爸说：“她捡了就送给她吧，咱少吃几口便是。再说，一个大姑娘也爱面子。”

本以为这事就此结束，可第三天中午，我姥爷领着我妈来我奶奶家了。我妈一进门，我奶奶便认出她就是捡我爸爸豆子的人。不等我奶奶说话，我姥先说明了来意，她是领我妈来还豆子的，还替我妈承认了错误：“我家丫头，也是为了弟弟们，才把掉的豆子装进了自己口袋，但我知道，做人不能这样做。”

那天，两位母亲聊了很久，越聊越投机。我姥留我姥她们吃饭，吃完饭，我姥让我姥帮我姥干家务，我姥一眼就相中了我姥的活儿，加之对我姥的人品也满意，次日便差使我爸去我姥家送了半袋豆子。两家人从此亲戚一样走动。

一来二往，我妈和我爸熟悉了。我姥托人去我姥家探亲，两家人结成了亲戚。

后来，我姥才说了实话。原来，那天我妈捡了两口袋豆子回家，对我姥说，她知道她捡了人家的豆子，却没揭穿她，便断定这是个好人家。又听我妈说，我姥一口河北口音，打听得知，我姥家里就母子两人，儿子当过兵，还没结婚，我姥便动了心思，觉得我姥若嫁到我姥家，一定不错，这才领着我妈还豆“相亲”。没想到，我姥登门还豆道歉的举动，打动了我妈，越看我姥越顺眼。

人世间的缘分就这么奇妙，善良的人月老都会偏爱。

午夜箫声

一场雨过后，秋天仿佛就快过去了，小区内落了好多叶子。

第二天是个晴天，好多大人带着孩子在草地上捡叶子。有山楂树叶、有苹果树叶、有樱桃树叶、有枫树叶、有柞树叶、有白杨树叶……同时，伴随着大风，还有各种颜色和形状的叶子漫天飞舞，落叶缤纷。

这时的小区无疑是最美的，黄色、橙色、红色、棕色、紫色、绿色……还有天空的白色与蓝色。孩子们欢快地奔跑在落叶间，大人们则开心地跟随着在身边。

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，只是细细想来，这样的小区在几十年前又是什么样子呢？

几十年前的小城市，楼房最多也就六七层高，并且没有电梯，没有物业，更没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树。

时间仿佛转瞬即逝，一下子便将回忆拉到了很远很远。我捡起一枚新鲜的落叶，它有着根根长长的梗，我如获至宝，心里是藏不住的喜悦。我偷偷将梗搓揉了几下，转身便找来那个刚刚赢了所有人的男孩，一较高下。

男孩看着我手里的梗，不屑地伸出手来。但只听嘎嘣一声，他的脸就僵住了，我手里的落叶梗完好无损。顿时，围观的孩子们发出了欢呼声。我看到那男孩不甘心地已把梗断成两截的家伙丢到了地上，然后调头跑去了更远的地上，去找更厉害的落叶梗。而我，则成为了又一个不屑一战的人。

那是许多人小时候的游戏，只是现在已经看不到有孩子会玩了。在没有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年代里，落叶是最好的思

爱的色彩

于博洋

念。许多人在这样的季节里富有文采。写诗，写信，喜欢结交笔友，没事就寻找邮筒，将秘密寄给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他们将爱情比作烂漫的山野，秋天的叶子正如他们缤纷的世界。

许多人在落叶里等待，等待着青春会在等待中慢慢开出花来。他们将随手摘来的秋叶夹在书里，书页能隔绝氧气，叶子便得到了永恒。当不经意地再翻开时，那一年的故事仍藏在叶子里，只是再看到的人已恍惚了自己和对方的模样。

那样的叶子是脆弱的，不堪触碰，就像回不去的青春。走在如今的小区里，抬头望着一栋栋高高的楼房，那比树还高的屋顶，仿佛就是我们早已远去的青春。

此时的落叶在大人们的眼中是一个个熟悉的世界，他们已经熟悉了春夏秋冬，熟悉了循环往复，熟悉了理想与现实。但当一位母亲捡起一枚枫叶，转身问孩子这是什么颜色时，她还是想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她希望那个答案是天真的，是充满想象的。于是她

在孩子说出红色时，又追加了好几个答案。她说那是温暖的红色，是充满希望的颜色，是爱的颜色。

爱，让许多人的成长交织出了不一样的色彩。这些色彩又慢慢在岁月中凝结成一片片颜色不同的回忆。回忆生长在记忆的枝干上，记忆被一阵思绪晃动了，便有一些回忆落进了脑海。落叶缤纷，它们浮在脑海里，荡漾起的涟漪又交织出许多不一样的感动。

原来，我们一直都在爱着。其实我们谁都没有放弃过爱，就如同这落叶缤纷的季节。

落叶缤纷。叶落了，并不是树放弃了叶子，而是叶子选择用另一种形式继续与树相伴在一起，继续选择爱着这缤纷的世界。

